

別樣彩虹

在澳門待了四年，說來心裡有愧，我不大讀本地作家的作品的。最多是看報紙，再看點本地劇團演出的話劇，就滿以為自己支持澳門文創了。一開始也是因為新奇，讀了林中英女士的《頭上彩虹》。書是很有當地風情的，只要在澳門生活一陣子，隨便揪出一篇文章來看，都可以感歎這是小城澳門的筆觸。溫柔，又活潑。

“頭上彩虹”是其中一篇散文的標題，摘出來做書名也頗有意思。澳門能出現彩虹的機會不多，記得去年夏天，在南灣湖等雨停，云慢慢消散，竟顯出一彎細長的虹橋。跨過整個湖面，延伸到主教山那頭，是七彩的，異常柔和的光。所有人都忘了出艇，呆呆地注視著它，看這一場短暫的即興表演。彩虹是需要仰望的，高掛在清澈透明的天空，每個人頭上都有屬於自己的彩虹，有那麼乾淨又豐富的精神世界，我被這一點打動了。

第一集“你的眼神”裡，寫的多是澳門中年女性眼裡的焦慮。這個經濟發達的城市要焦慮很容易，女人們一方面在傳統的華人文化裡努力相夫教子，一方面在職場打拼；不但要求自己要有歐洲式的體面優雅，還得一樣不落地肩負起家庭的雞零狗碎。女人總不能放下自己家中的“陣地”，作者自己也有些遺憾，未能給孩子忙三餐，留下典型的“媽媽味道”。林海音女士寫的一篇散文，大概講丈夫要帶著孩子給她放一天假，不准她進廚房。不料隨著噼里啪啦的油星飛濺，一把拌著切到手的血水的蔬菜下鍋，爾後傳來一陣焦糊味。想到這位晚年依然不化妝不出門的大作家搶救油鍋的情形，真是讓人好笑又心疼。

這一代中年女人成長於五六十年代，那時澳門還是非常古樸的社會，女人要守著一家人，把孩子養大，把老人送走，直到一個新抱過來接她的手。女人最大的成就和幸福來自她的孩子，兒女出息是和街坊吹水聊天時最可以驕傲的本錢。澳門的變化太快了，不過三十年，就從父輩口中的“我們當年”，“那時候的澳門”，變成了現在燈紅酒綠的摩登世界。那時候的母親一邊照顧自己的攤檔，一邊很坦然地解開衣裳喂孩子，現在卻討論起哺乳妥不妥帖來。合身的套裝只襯口紅、電腦包，是不能夠拎住兩大捲廁紙的。那捲紙可以一下子將知性 OL，打回穿著睡衣，帶著髮捲抓著小孩學校手冊的歐巴桑。因為田螺姑娘的形象剛剛過去不久，沒理由不擔心人們發現女人左手工作右手家，疲累，

懶散會從手指間漏出來。生活對女人，竟特別苛刻。

況且也不願意或者說不能，找外子幫忙。中文就是妙，一個“外”字，把丈夫的家庭責任規劃清楚了。男主外嘛，下班回家什麼也可以撇得乾乾淨淨。若做丈夫的沒有點現代覺悟，做妻子的卻忙不迭現代起來，那一定是很辛苦很焦慮的。職業女性便將一家大小的胃，衣服被褥上的陽光都交給了另一個女人，家裡的南亞家傭。曾採訪過照顧一個家庭九年的越南姐姐，她先後負責了接送三個孩子上學放學，每天打掃、洗洗曬曬、煮三餐。問她：這家人是不是不能沒有你？她答：我不放心他們。

作者對家庭關係的思考是很能打動女孩的，不囉嗦，不說教，三兩下刻畫出女人與家在共生也在拉扯，努力尋找平衡的狀態。用有點無奈也帶點輕鬆的方式道出了媽媽們的緊張。作者在長大後，終於理解了樓上三女姨的冰霜臉，她人生的不圓滿，是因為不得不維護丈夫的所謂男性尊嚴，糾結於自己沒有子嗣。當年，沒有孩子的她心裡跟自己過不去，在外也免不了受委屈的，作者沒有明說，但讀者能猜到的。於是感歎她一生憤懣難平。理解萬歲啊，下次媽媽對你說：人家個仔都咁高啦……你就笑著看著她，聽她說罷，抱一下，要她別緊張。

除了家庭，女人另一個焦慮的源頭大概是“不老神話”。新聞總是動不動就“六十歲的趙雅芝依然怎樣怎樣”，害得但凡有點歲數的女生都開始害怕起自己不夠精緻，比人家六十歲還顯老。澳門又是特別注意儀容的，我來這裡唸書，多多少少養成了一點出門見人一定帶妝的習慣，林女士在書裡說了，連幾毫米的偏差都是要搶救的嘛。臉再瘦一點點，最好還貼上長長的濃密睫毛，貼得不落痕跡。然後她接著寫到，其實怎麼樣的女孩，甚至只要相信自己是女孩的跨性別者，不論怎樣都是能看出美的。沒必要感歎如今選美比賽不如當年選港姐一般輝煌，看久了自然會賞心悅目起來。這樣多好！年齡、長相實不該貼上美與醜的標籤，只要為自己裝扮起來，怎麼看都滿意。

作者在書裡感歎“男人待解放”，因為一年四季不管多熱，正式的場合永遠需要西裝，為此我們不知浪費了多少冷氣。女人又何嘗不是如此，夏天一到，再嚴密的妝容也經不起大太陽下汗水，皮膚出油的考驗，如果不能一直把自己關在冷氣房，街上走幾步就能把睫毛變成蒼蠅腿。冬天臃腫的棉服，也為難著女孩們的好身段，表面上“要風度不要溫度”，心裡想著好彩是在澳門，冷不死人。

相比於對現代都市的描寫，書中將過往生活的感懷寫得非常溫馨，不單是男人不必要時時著西裝，那些繁瑣而美好的年俗，從松山摘來的草藥，甚至是一張棉布的包袱皮，

都藏著樸實的民間智慧。更不要說這些“過時”的老物件，暗含了生態友善等不少最最時髦的理念。現代人更喜歡熬夜，加上壓力大，動不動虛火上炎，真的需要雞屎藤清一下胃腸。雖說今天的我們是不會在涼席上抱著冬瓜度過漫長夏夜的，總是怕灰塵，澳門同學很少開窗，喜歡把空調開得很足，冷氣暖氣無縫銜接。有一次，澳門室友剛下課回來，正拿起遙控，我不要臉地攔住她，將窗全部大打開，門也開著。過了一會兒，她問：其實不開冷氣幾舒服，不如我們今天打開窗睡覺？那晚，蚊子添酒回燈，奔走相告。我慶幸自己是郊區長大的孩子，在斗門，一出門就是郁郁蔥蔥的黃楊山，學校門口有農民開著拖拉機載著甘蔗、香蕉經過。一次和同學去福建山區做義工，大家被當地的毒蚊子叮得苦不堪言，進醫院者有之，只有我好像沒事人一樣。當地人說我是“跟我們的嬰仔一樣曬太陽長大”的小孩，所以不怕蚊蟲。我自認文筆拙劣，怎麼說那種貼近自然的生活，也難引起澳門朋友的共鳴，我想要他們讀一讀作者的描寫。林女士不僅寫了城市人“歸隱田園”與蟲兒們在鄉間共處一室的小尷尬，更依稀展現了一種自然的觀念，似乎也以它強大而溫厚的力量滲透進我們今天的生活。

喜歡關窗大概是不大喜歡的澳門特色，不過澳門有大把辦法讓我著迷，它像叮嚀的口袋，外面看小小的，裡面可以接納很大的世界。世界各地的人來澳門討生活，凌晨三點，菲律賓小哥在同鄉的指導下練習拋樽，瓶子摔在地下乒乓作響。睏意往往容易夾雜怒火，但作者卻真切地看到了他們努力為自己營生的向上力量。聽到聲響也不覺得煩惱了。常在南灣看到印尼、菲國的移工，聚在一起，分享食物和鄉音，跳起舞來。四面八方的人，好像都能在這裡，找到一點點慰藉。

我以為這本書很有當地風情，不單是因為作者寫了塔石廣場的金銀花，更是因為行文中有一種澳門特有的精神：這樣這很好、那樣也不錯，過去的某物好用，今天也可以試試看，皆大歡喜。鄰居裝修、養狗，就算怕吵，想想也可以“不緊要啦”，澳門人隨性，不喜歡要求別人。坐在蘭桂坊可以看到觀音像，本土的外來的交匯在一起，不要太在意怎樣才可以特別正確。也因此順理成章地，相信每個人頭頂都有自己的一片彩虹。這種看待事物的眼光，有一種特有的溫柔在里面。今天的女人有那麼多焦慮，過去又有那麼多的辛苦，可是澳門的女人也沒有在怕。這裡的女生總是把自己拾掇得很仔細，可能昨晚因為趕報告四點才睡下，今天還是一絲不苟地出現在你面前。可能兩點一線的過了很久，突然就發現她一個人去了旅行。咦？職場女性，竟不好意思在隨性的澳門挽廁紙，看來“都可以”精神，還有待繼續發揚。

彩虹，總有點雨過天晴的味道，捱過那些不如意，解決一下城市病，你會看到一彎又一彎虹橋橫跨在廣闊的天空，它屬於過去和現在，屬於三女姨，屬於職場女性，屬於六點擠巴士的移工，也屬於在僱主家中洗衣做飯接送孩子的印尼家傭。